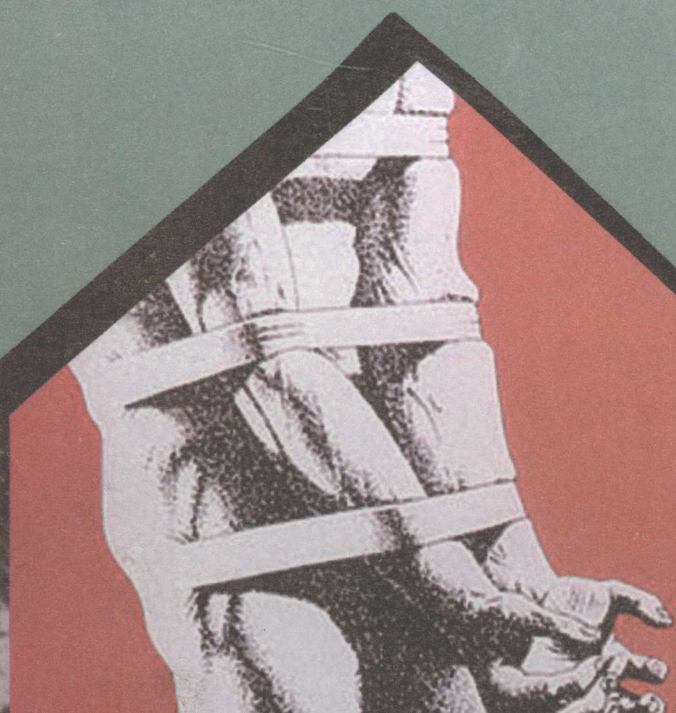


前生是男儿 今世为女人
一段人生 两重宿命
死去活来 诸般涅槃

花城
原创

死去活来

韩思中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死去活来

韩思中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死去活来 / 韩思中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7-5360-5778-4

I. 死… II. 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43282 号

责任编辑: 孙 虹 黎 萍 邓裕玲 夏显夫

技术编辑: 易 平

封面设计: 王 越

丛书标志: 苏家杰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1.25 1 插页

字 数 400,000 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3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花城原创”出版缘起

几年前，网络媒体盛行不久，有一位作家便说：“……我们面对的不是更年轻的作家，而是全体有书写能力的人民。什么叫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就是了。”网络媒体使大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表达的机会，小说的门槛被冲垮了。

几年过去，信息传播的技术更加发达，中国已经有2亿网民，4.5亿手机用户，互联网移动网渗入千家万户，年轻一代的话语系统和阅读趣味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手机短信流行，手机长篇隆重问世，影像铺天盖地。有人质疑，小说往何处去？作为语言的艺术，小说会在多种媒体的夹击下逐渐消亡吗？

剧变之际，我们推出这套“花城原创”丛书，力求在众声喧哗之中，寻找一片诗意的绿地，在汉语书写的汪洋大海之中，寻找文学的最新增长点。我们相信，人们永远需要描绘和探究自身，需要艺术的滋养。小说作为人类认识自身和现实的一种艺术手段，随着人类认识手段的发展也必然向前发展。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把握当前的文学动态，给精英文学注入时尚的活力。随着汉语逐渐走强，中国文学应以崛起而自信的姿态参与到世界文学的潮流之中。

“花城原创”丛书依照三个原则遴选作品：第一，作者是文坛上崭露头角具有优良潜质的作家；第二，作品关注当下中国人的生存困境，有人文情怀，有理想主义倾向；第三，作品具备原创精神，鼓励艺术创新，鼓励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反对纯粹的技术主义。

我们以海纳百川的胸怀，迎接竞相争异的局面。

希望“花城原创”丛书能够从汪洋之中，撷取动人的浪花，一部作品就是一个里程，一寸一寸地拓展小说的疆域。在这里，我们打开一扇门，愿与读者诸君一起为构筑文学的未来，各尽所能：是星星，就应尽力地，闪烁；是花朵，就应尽情地，吐艳。

楔子 1

第一章

1. 死去活来 4
2. 狗故事 11
3. 托生 18
4. 蝎成精 25
5. 灵光 34
6. 消灭 44

第二章

7. 太岁 54
8. 来历 62
9. 一房小妾 72
10. 沈姑娘 82
11. 活节子 92
12. 火雷 102

第三章

- 13. 儿子灰灰 113
- 14. 天短了，人小了 122
- 15. 寻访 130
- 16. 故人 139
- 17. 故事 147
- 18. 争斗 154

第四章

- 19. 解脱 163
- 20. 地狱之门 173
- 21. 神游 180
- 22. 戏耍 196
- 23. 我本书生 206
- 24. 烟花女子 216

第五章

- 25. 专政的声音 225
- 26. 革命 236

- 27. 祈雨 246
- 28. 清算 257
- 29. 毒花花的日头 263
- 30. 骡拉磨 274

第六章

- 31. 诱惑 282
- 32. 造人歌 289
- 33. 河灯 298
- 34. 折磨 307
- 35. 冥婚 315
- 36. 恬淡 324

楔 子

九斤老太坐在黄河岸边的崖畔上，她坐在那儿，已经有好一会了，直到她把她自己坐成一尊石雕。

老河瘦了下去。只在一夜的工夫，老河就瘦了下去。昨日里，咆哮奔突，好像是骤然聚集起来千马嘶鸣、万马奔腾的老河，一夜之间，就隐去了一大半，裸露出大片大片湿漉漉的淤沙，再有的，就是无数高矮不等，大小不一的老河石。湿漉漉的河床倒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和别处老河瘦下去之后，裸露出来的河床并无二致，无非就是湿津津的清亮，无非就是一望无边的浅褐颜色，一如丰腴女人饱满的身躯，而老河石，就不同了，不是别处的老河边上，随便就可以看得到的。

无风的日子或许并不多见，特别是在这黄昏时分。

正是盛夏。火炉一般的太阳炽烈了一天，似乎是，有些烦了、累了、无可奈何了，渐渐地把那种威势收了回去，然后呢，就蔫巴巴把身体靠放在西山的顶上，靠放瓷实了。于是，红彤彤的光线，很快把周围的天空烧烤成金黄色。九斤老太眯缝着眼睛，她知道，要不了多久，看起来已然瓷实地枕在西山顶上的太阳，就会被山顶不经意地吃掉半轮，再过会儿呢，毫无疑问，对岸那座矗立在陕西地界的青石山，就会毫不客气地洞开大口，把剩余下的太阳全部都吞咽下去，就像囫囵吞枣一样，一点儿都不会剩下！

老河石寂然无言。

那些满眼睛里，满世界都是的老河石，有的小似卵石，大的呢，岿然就是一座孤傲的山峰，它们排兵布阵一样，以千百年来固有的姿态，密密匝匝布满在沿途的河岸上。拣起一块老河石，也就是拣起了一段历史。尘封的历史，历史的本来面目，也许就忠实地记载在这块老河石上面，而伪历史呢，或许正冠冕堂皇地正襟危坐，接受大多数人的顶礼膜拜。

而在远处，晋秦峡谷的大同碛遥遥可见，依然保留着千万年来桀骜不驯、暴跳恣意的性格，持久而浩荡的声浪，恰似永不知疲倦的汉子扯开喉咙，在唱一曲野性十足的歌谣，又如一个伤情的女人，痛彻心扉地日夜悲鸣。

也是怪了，河两岸的群山，一边是山西的辖区，另一边，当属陕西地界。怪就

怪在，若果山西这头是黄土山系，另一头的陕西地界，定然就是青石山了，反之亦然。无论是看着让人心凉的光秃秃的黄土山系，还是草木葱郁、生机勃勃的青石山系，它们都像是相依为命、相濡以沫的夫妻，岿巍挺立在两侧，一路小心翼翼呵护着、纵容着这条老河。

坐在湫水河与老河对接口的崖畔上，九斤老太一坐，就是八十多年。

是在昨日的上午吧，九斤老太安顿好越来越老迈的爹，安顿好她的儿子灰灰，就拄着她的第三条腿，一如往常那样，准备再到崖畔上坐一坐。她的第三条腿，也就是另外一个儿子在二十多年前，从山上捡回来的一根藤杖。就是这根藤杖啊，去年，它曾经救了儿子灰灰的一条性命。当时，灰灰已经被人买下来，按倒在一张脏兮兮的桌案上了，只待别人操刀一挥，灰灰的性命就算是交代了，你说悬是不悬？结果，灰灰一看到这根藤杖，就失口喊出来一声娘！

安顿好灰灰并不难，难就难在安顿爹。

爹的名字叫什么，九斤老太已经不太在意了，反正，爹就是爹嘛，任是什么年月什么时候，都是变不了的。那会儿，爹懒惰地卧在一堆糜秸当中，脑袋无精打采耷拉着侧放到一边，动都不愿意动一下的意思。但是，照旧泪流满面，止都没办法止住的样子。通常，爹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这个样子，如果稍微有一点精神呢，爹就会自己跑到隔壁的另一孔窑洞，去拉那盘石磨。这个爹啊，她真的是没有半点儿办法！

当九斤老太颤巍巍把一瓢水放到爹的跟前，然后操起她的第三条腿，正想晃出门时，听得爹的喉咙里，艰涩地释放出一连串“咯儿吧，咯儿吧”坚硬的声音。爹就这样用他的坚硬声音，把她给叫住了。

爹说：“小九儿小九儿，你又要出去？”

九斤老太说：“我出去看看老河。”

爹说：“还看？你都看过多少年了，还稀罕再去看？”

九斤老太说：“老河发大水了，你没有听见？”

爹说：“怕呢，老河发大水怕呢！”

果然，一提到老河发大水，爹就浑身筛糠一样抖起来，没有半点控制的能力。从爹的面部表情上，九斤老太倒不容易看出些什么，但是爹的眼睛，他的那双浑浊老迈而又泪流不绝的眼窝里面，闪烁出来的，是无边无沿的胆怯和恐惧，无辜无助地像个孩子。

就是这样，每当老河发大水，爹就怕得要命，好像，即便他就是站在或者卧在高高的崖畔上，发起威来的老河，都会凌空伸出长长的手臂，一下子把他掳了去。九斤老太有些不耐烦，那会儿，老河吼喊如雷的大声音，早就把她的心牵引出去。但是，九斤老太还不能跟爹发脾气。早年间，她已经送走了爹，现在，谁知道吃了

多少苦、遭了多少罪，爹才又好不容易回来，她如何忍心和爹发脾气？当年，爹虽说有对不起她，同时也对不起他自个儿的地方，可是，爹毕竟就是爹！

九斤老太笨拙地扭转身体，她拍了拍爹的脸颊，说：“松口，你快松口啊，不怕！”

那当儿，儿子灰灰撅着腚，噼里啪啦兜下来一长串粪球，而且是，有几粒粪球似是长了眼睛，跳荡来跳荡去，最后竟至跳荡进盛有水的瓢中。这可是九斤老太为他们爷俩准备的饮水。九斤老太很生气，绷脸骂一句：“没成色的货，你个没成色的货哟！”抬杖下去，正想重重地击打灰灰一记，不料，却被他轻巧地躲了过去。

结果，昨天老河的发威，还是让九斤老太太大失所望。

自忖：大同磧，这还是过去的大同磧吗？让九斤老太失望的不独是大同磧，还有湫水河。

过去可不是这样的！

稍不留神，停靠在西山顶上的老太阳，果真是被咬进去一大半。那颗老太阳啊，显然也是不情愿就这样离开的，但是，它没有办法，只能是拼命地挣扎了，挣扎出剑锋似的无数条金光闪闪的光线，笔直地指向天庭！那又能怎么样？就好比是人，谁生下来就是为了死？但是最后，谁又不是为了死，终身忙忙碌碌，终身挣挣扎扎呢？

揉巴揉巴涩困的眼皮，九斤老太再一次吃惊了。

兔子啊，那是一群雪白如霜的兔子啊！还有羊，有狗，有黑黢黢的猪们。不独如是，后面还跟过来更大的一群鱼，有鲤鱼、白鲢鱼、草鱼，也有三五十条巴掌大的马口鱼，还有老河里滋养出来的黑不溜秋的黄河鲶鱼和生有红鳍翅的黄河大鲤鱼。这些生灵们，兀然地凭空从天际的尽头冒出来，自由自在，快活无羁地在空中飞翔，飞翔，飞翔……

恍惚间，九斤老太再一次踏着大同古镇车水马龙、店铺商号林立的石板街，走进大清帝国统治下的光绪廿四年。

那一年，注定是一个大灾之年。

第一章

1. 死去活来

沈玉兰曾经死过两次。结果是，每一次，她都因为心里有所牵挂，觉得她还不该死，还不到死的时候，最终又都活了回来。两次在生死的边缘走了一遭，沈玉兰心里踏实了。死嘛，也就是那么回事，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

每死一回，或多或少地，沈玉兰都能感觉到身体的某些变化。

第一次死过去的时间比较长。那是在沈玉兰过完七十岁生日，也就是说，在她的长子常子宏把五孔窑洞盖好，刚搬进去没有几天的一个晚上。在此之前，沈玉兰已经在常家垣村的那孔老窑洞里，病卧了三个多月，事实上，她的七十岁生日，就是在粒米未进，懵懵懂懂的状态下过的。七十岁，那可是足足一个甲子还多出十年的时间啊，够本了！

其时，两个儿子一个闺女还都管沈玉兰叫娘。及到两个儿子一个闺女变成了一个儿子一个闺女，并且是，这一个儿子和一个闺女不再管沈玉兰叫娘，不再管沈玉兰的衣食起居，不再管沈玉兰的死活，那都是后来的事情了。

当时，沈玉兰说个不行就不行了。几乎是，三个多月的光景，沈玉兰全凭着常医生给她输液打针，才一天一天熬下来的。两个儿子一个闺女自然不能不管她，他们一个个着急得什么似的。大儿子常子宏做了五年还挂零的村委会主任，在村里还是有些威信的，二儿子常子大呢，他刚刚坐上县教育局局长的位置，在县城里好歹也是一个可以呼风唤雨的主儿，闺女常桂菊当初嫁了一个好人家，就在村东头的梁上住着，日子过得滋滋润润。摊上这么好的三个儿女，他们怎么可能不管沈玉兰？

早在沈玉兰刚开始卧床的那会儿，两个儿子和一个闺女就管她了。起初，他们都看不上本村常医生，虽然，常医生行医三十年，说起来，他的医术在乡里县里，都是有些名堂的。这样，乡医院县医院一路跑下来，竟没有查出沈玉兰的任何病症，甚至，查过来查过去，就连医生们都感觉到奇怪。县医院院长满脸的疑惑，他对常子大说：“常局长，老太太的身体一切正常，很好啊，她的内科外科妇科，她的五脏

六腑，她的静脉动脉心脉脑脉血压血糖等等等等，都要好过年轻人呢，就是一口牙齿，掉得差不多了。至于牙齿，就算是全部都掉光了，也不至于这样啊！”

实际上，就连沈玉兰自己，也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大碍，无非是浑身没有一点儿力气，整天哈欠连天打瞌睡，如此而已。

是在初春的季节。

沈玉兰不吃不喝，病病歪歪在土炕上躺了三个多月，而后，忽然地变得神志清醒与往常无异，是早天傍晚的事。常子宏和常桂菊心里都明白，这就是俗称的“回光返照”了。当即，常子宏风急火燎徒步十几里地的山路，赶往县城去给他弟常子大报信。当天晚上，常桂菊陪她娘沈玉兰唠了半宿的话。就在常桂菊被无边无沿的劳累和瞌睡弄得哈欠连天的时候，她发现，在明晃晃的灯光下，她娘沈玉兰面色红润，还在亢奋地絮絮叨叨着她自己过往的经历。

翌日凌晨，当常子宏和常子大夹裹着一股凉气，风风火火赶回家时，他们的娘沈玉兰，已经殁了。

常桂菊跪在土炕上，就跪在他们的娘沈玉兰的一侧。窗台上，业已燃起清水麻油灯。清水麻油灯，也就是俗称的“长命灯”，意思是，能够让死者看清楚去阴间的道路，祈祷亡者的灵魂不死。

“娘殁了”。常桂菊哭丧着脸这样说。

按照乡俗，常子宏和常子大看到，他们的娘沈玉兰在常桂菊的帮助下，已经穿好了贴身的白衬衣白衬裤，通身的白，把他们的娘沈玉兰瘦小的身体，遮盖得严严实实。近前再看，他们的娘沈玉兰面呈安详之态，和往常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她额头上过去十分明显的指头纹，凭空没有了，消逝掉了。于是，他们才相信，他们的娘沈玉兰，真的是殁了。

常桂菊眼皮肿胀得很厉害，好像是有人在她的眼皮上面，倒扣了两瓣青皮核桃。在她身体的另一侧，还放有半脸盆水。半脸盆水看起来是有生命了，活了，袅袅绰绰不断地升腾起缕缕的热气，游移，游移，努力地向上游移，最后幻化成虚无！

常子大呆呵呵捧起娘的一只手，他就那样呆呵呵了好半天，突兀地，嚎啕。不料，常子大刚刚嚎啕出一声，他歪扭在那儿的身体，就被他哥常子宏粗暴地推了个趔趄。

常子宏恼火着一双快要进出火星子的眼睛，道：“娘还没有穿戴齐整呢，你就哭？憋着，你给我憋着，如果把泪蛋蛋掉到娘身上，娘如何会走得安心？你个没成色的货！”

眼见得常子大哽哽咽咽退到一边，蹲在地上了，常子宏方才绷着面孔，冷峻地对他妹常桂菊说：“娘是什么时候殁的？娘走的时候，留下什么话没有？”

“娘在临走的时候，还推了我一把。我没有想到，娘哪能说个走，就走了呢。”

恍如肉虫子一样挪动着身体，常桂菊探身把毛巾放进脸盆，接着，操持着两只软蔫蔫的手，拧干毛巾上的水，然后反反复复去擦拭娘的脸颊，似乎是，她不把娘脸上深深浅浅的皱纹擦平抹尽，就不会甘心的样子。

一边呜咽道：“娘把我推醒后，就说了一句话‘麻烦，麻烦麻烦，我要走了’。哥啊，你倒说说看，娘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她是嫌等不回来你们，还是嫌我不陪她说话，她才麻烦了？娘啊，女儿不孝……”

常子宏黑虎着脸，冷峻地审视着他妹常桂菊，道：“就这么一句话？娘就没有说点儿别的什么？”

“没有。”

常桂菊极快地抬手一抹，把快要掉下来的一串子泪珠消灭在袖口上，她奇怪地看着她哥常子宏，奇怪地“咦——”出声。她说：“咦——，哥啊，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怎么不大听得明白，难不成，你是说娘还留有什么宝贝，我想一个人昧了不成？”

常子宏依然黑虎着脸，依然用很厉害的一双眼珠子咬着他妹常桂菊，试图是，想从她虚肿的眼皮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面，搜寻一些内容出来。

“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我什么都没有说！”常子宏冷冷道。

二人再无多余的话。

好在，寿衣寿帽棺材等等一应后事之需，是早已经准备好了的。这之后，常子宏一个人蹶在地上，无端地抽闷烟生闷气，并且，隔时也斜眼睛，扫一下他弟常子大和他妹常桂菊。他们两个正自默不作声地忙碌：先是为娘穿上黑色的棉衣棉裤，复又在棉衣棉裤的外面，套好一件墨色的，泛出绿汪汪亮光的绸丝袍褂，接着马不停蹄，再把铜圆大小的一串打狗饼，挂将在娘十字交叉的两手间，意思是，让娘在去往阴间的路上，预备好喂饿狗之用，免得饿狗伤及到娘；而在娘的左袖口之中，他妹常桂菊塞入进去的，是一大堆锡纸折叠就的金元宝、银元宝之类，以保证娘在冥府衣食无忧。最后，他妹常桂菊跪趴在那儿，她费了好大的力气，方才将了娘紧闭的嘴巴撬开，由他弟常子大动手，把一枚黄灿灿的银制元宝口含钱，置于娘的舌头上面，意味娘在生前风风光光走过一遭，死后，也不是张着空嘴饿着肚子到阴间去受罪。

没错，这些都是乡俗，都是当地人死后，该有的讲究和体面。常子宏看到，他妹常桂菊不时悄声指挥着手足无措的他弟常子大，他们俩在做这一切的时候，的确是有条不紊、无可挑剔。

及到天明时分，常子宏方才讪讪地搭了把手。

那时候，“告天纸塔”已经做好了。算起来，他娘沈玉兰活了七十岁，“告天纸

塔”自然是剪裁粘接成七十二层。除了人活一岁一层纸塔的讲究，另外，天地各增加一层纸塔，当是必不可少的。

冷，冷呵——

这样一个冬春之交的夜晚，如何会不冷？再加上，窑洞里的灶火不知何时熄灭了，管它！但是忙碌到后来，常桂菊就不能不管了，因为她感觉到，她的两只手已经麻木了，不听她使唤了。遂是颤瑟身体，将了两只僵硬麻木的手掌哆嗦并拢到一处，搓，搓搓搓，搓了又搓，再是哆嗦着抬将起来，凑到嘴巴近前，用腔子里白花香的雾气一呵二呵再三地呵，复又合掌搓过五七八次。

然后呢，常桂菊就用一根细麻绳，把松松活活成一大堆的“告天纸塔”，牵引到一根木棍上，铁青着脸打了冷颤交到常子大手中，她自己，则是扭转身，从摊在炕上的一大堆纸里，拣出来两张整麻纸，再拿起少半碗糍糊，显然是准备把这两张白麻纸，贴将到外面那两扇行将倒塌的院墙门板上。

“装吧，你就装吧。”

常子宏咬牙切齿阴冷了一双眼睛，看着他妹常桂菊，这样自言自语。终究是从地上站起来。他觉得他应该插把手了，不然，作为家中的长子，他什么事情都不做，当真是说不过去。至于娘临死前，对他妹常桂菊说过什么没有，那是后话，日后再计较不迟！

常子宏把同样被寒冷折磨得颤瑟不已的常子大拦住了，眼睛也斜着他妹常桂菊，话却是对他弟常子大说的：“咱家的破门墙不好上，还是让哥来挂吧。你去贴那两张麻纸去，让你妹也稍微歇缓歇缓，看把她给熬累的。”

一句话，把个常桂菊说得心软了，松开一直紧绷的脸子，顿时呜咽出声：“哥啊，娘临走的时候，倒是还说了别的话。娘说她不叫沈玉兰，她说她是一个男人，她的名字叫做什么张皓。哥啊，娘她老人家说的这种胡话，你乐意听？”

常子宏没有答理他妹常桂菊，顾自手持“告天纸塔”，悻悻走出窑洞。

请了总管，请了阴阳先生，一切就得听他们的安排。

表面上，是总管总揽着主家家里的一应大小事宜，而事实上，如此等“白喜事宴”，就连总管，都得听阴阳先生，向来如此。

阴阳先生姓苟名不二，年逾七旬，是一个看起来干巴巴，整天无精打采的糟老头子，而且还瘸着一条腿。

在常家垣村，杂姓住户其实并不多，且大多是在清末民初由外地迁来的。因此上，几户外姓人家，都散居在村东头一架位于“青龙”方位的山岭上。那等方位，自然不可能是好的，按照民间的说法，谓之“白虎过堂”，是要败人败家的。照理说，苟不二不是不懂，用他自己嘲弄自己的话说，就是在他懂了之后，已经迟了，

便推脱是命！这个看似外貌丑陋、行动迟缓、形容猥琐，并且还瘸了一条腿的糟老头子，若果有人以为他真是一个一无是处的糟老头子，那就大错了。事实上，他精研易经、五行八卦，查看阴宅阳宅几十载，当真是不可小觑的。

苟不二是是在吃过早饭之后，方才被常子宏请过来的。

刚一见到常子宏，苟不二就冲他笑了，莫名说：“你们瞎忙个什么劲，你娘又没有死，忙过来忙过去还不是瞎忙半天？”眼见得这常子宏哪里肯信。于是，苟不二变得一脸凝重，顾自道：“也好，你们愿意尽尽孝道，也是好的。”

在路上，苟不二随意地问常子宏，“你娘歿后，寿衣寿帽换了没有？”常子宏说换了。“是几层寿衣？”常子宏想了想，说是五层。苟不二又说：“这就对了，寿衣要单不要双。”

隔时，苟不二再问：“你娘‘移铺’了没有？”

常子宏茫然着一双眼珠子，说：“什么是‘移铺’？”

在常子宏一路的搀扶下，苟不二弓曲着虾也似的身体，一边艰难地沿了石板路面往坡上走，一边喘吁吁说：“‘移铺’你不懂？换上寿衣寿帽后，就该‘移铺’了，就是从原来躺着的地方移开，亡者的脑袋应该冲着窗户，得用‘七星板’停放，然后设香案、香炉，以水果点心供祭亡灵，不懂？”

常子宏心里拨着烦，只顾埋头想着他娘沈玉兰临歿前，是不是真的没有留下话？或者是，娘留下什么话了，是他妹常桂菊故意不肯说予他听！这会儿，他哪里愿意听苟不二的絮叨？遂是“嗯嗯啊啊”胡乱搪塞着苟不二。

接下来，事情就好办多了。比如说如何报丧，如何搭灵棚，还有人殓、点主、祭拜，都是在苟不二的安顿下进行的，倒省却了常家三兄妹和总管的不少精力。

如此，沈玉兰在院子里搭好的四处透风的灵棚里，足足躺了三天。到了第四天，一大早，常子宏就率着前来帮忙的七个青壮后生，前去祖坟地打墓穴。

打墓穴的人数，也是有讲究的，谓之送单不送双之意。

此前，安葬沈玉兰的墓地，苟不二已是提早一日，用八卦罗盘点好了“墓穴”所在，是为“壬山丙向”，且当下写好墓瓦、柏木签交由常子宏。墓瓦和柏木签，是必不可少的，一为防止邪性恶魔加害死者的亡灵；二是以此作法，规避亡灵兴风作浪贻害生人。做完这一切，苟不二环顾四周，由不得再次发一声慨叹：“好，果真是一个美穴地！”

当下，苟不二老先生扯着常子宏的胳膊，指指点点给常子宏看。

常家的祖坟其实并不在此处，到了常子宏的祖父常厚余这一代，得一异人指点，方才从别处迁移过来，苟不二如何会不知晓？此处，位于常家垣村的前梁疙瘩之上。据高地极目远眺，但见浩然的黄土山系绵延无绝，一直遥遥延伸至吕梁深处的王老婆山，而后与巍峨的青石山接壤，东北方向面朝湫河水，西临黄河，南可观沟下的

一条小溪，三水围聚，谓之曰三水养一龙。而整个村落的外形，恰似一只奋力展翅的凤凰，可谓龙凤呈祥之意。南面的小溪流之上，又是一座看似荒凉的山脉，实则起伏升腾暗藏玄机，有聚气聚财之相。及到小沟的沟口，设有一座竟不知何年筑就的小石桥，村人们一贯称此桥为“水口庙”，是经由老辈人传下来的叫法。就是这座“水口庙”，挡住了村落的气口。但见小沟里的溪水，见来不见走。远观那条奔腾恣意的黄河，竟也是这般无二，方才具有了纳财、旺宅、藏气之相。

又是一个无风无雨，万里晴空的艳阳天。

来到坟地，常子宏依照荀不二的吩咐，率先挖下去几锹土，以示晚辈对亡灵的孝敬之意。之后，常子宏和大家客套几句，无非是说些辛苦有劳之类感谢的话，遂丢下前来帮忙的七个打墓人，转回家去。作为常家长子，家里丧事的一应事体，需得他出面料理，前来吊孝的亲朋邻里，需得他出面招待。另外，他还必须每隔上一个时辰，为这七个打墓人送馍。

依照乡俗，这日打墓人的饭食，也是有相当的讲究。即是，打墓人通日不可饮水吃菜，只能以干啃馒头充饥，并且是，送馒头的这个人，最好是主家当中的男丁长子。因此，作为常家长子，常子宏理当多操心多受累。

奇怪的事情发生在常子宏第二次送馒头的途中。

身着白花花孝衣孝帽的常子宏走出家门。

那时候，常子宏心里还在泼着烦。算起来，娘已经歿去第四天了，他妹常桂菊还是不肯和他说实话？每天从早到晚，他妹常桂菊都守在娘的灵棚跟前，哭，哭啊哭啊哭啊哭，呜呜咽咽倒是没完没了了，哭得连眼睛都快睁不开，好像她受了天大的冤屈。她为什么这样哭？她这样哭，是想给谁看？至于二弟常子大，他是念书念傻了，做官做傻了，挺大的一个人，也是没完没了地抹眼泪，什么事情都不管，什么事情都不操心。常子宏自忖：凭了娘的经历，她会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哄鬼去吧！

常子宏一路胡思乱想，在他的手里，歪扭提拎着一个用白笼布包裹的鼓鼓囊囊的馒头包。就在转出村子未久，开始勾头爬那道比较陡的坡的时候，他感觉到了某些不妥之处。

照旧是无有风，甚或，在不温不火的太阳光线底下，就连丁点儿的风的迹象，都是没有。

那一刻，突兀地，猝不及防凭空在常子宏的面前，跳出来一股风，是一股不算大的，看起来轻柔而又十分规则的旋风。常子宏顿时惊得停下脚步，愕然四下里观望。耳畔中，听得从他家的方向，遥遥不绝传过来响工们唢呐、笙、胡琴、小号等等乐器的吹奏声音，再有的，就是从县城的晋剧团，专程赶来为丧事添彩的三个旦角，一位老生咿咿呀呀的晋剧唱腔。没有了，再就没有别的什么了，四周围，暖洋洋的太阳普照着这山、这梁、这道坡，崖畔上的树不动草不动，就连眼面前鸡们散

落的几根羽毛，都是毛茸茸平躺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哪里有什么风？

有的，只是在他面前凭空跳出来的旋风。

似乎是，这股轻柔规则的古怪旋风，竟是识得路途的，不偏不倚，平端端沿着这条陡坡，缓缓往上面飘动，飘动得不急不躁四平八稳，像极了来村里检查工作的乡长书记的沉稳。常子宏呆呵了片刻，使劲再把眼皮子揉巴揉巴。吃惊过，愕然过之后，他即刻壮了胆子，弓曲身形一路沿着这道坡路紧追不舍，遂是跟随这股莫名其妙的旋风，来到梁上。

梁上，即是他们常家的坟地所在了。

七个打墓的精壮汉子许是饿了、乏了，又或者，他们觉得时间还早，想偷会儿懒，总之，那会儿，他们七个人正或坐或站在挖到一半的墓穴跟前，嘻嘻哈哈说些个夹荤带素的胡话。很快，他们就都不吱声了，都惊得把嘴巴张得大大儿的，因为他们看到了由自山坡下飘移上来的这股大旋风。然后，这七个打墓的精壮汉子，才又看到紧追着这股大旋风不放的，声色怪异的常子宏。

上得山梁，这股比先前撑大了许多的旋风，行走的速度更加的慢了。

常子宏看到，在他们八个人，八双瞪大的眼珠子注视下，这股身形骤然庞大起来的旋风，慢条斯理、从容不迫绕开七个呆呵呵的打墓汉子，围绕着挖到一半的坟坑走了一圈。当时，常子宏只以为走过这一圈，旋风也许就会停下来，消失掉。却不是这样！眼见得旋风绕完一圈后，却是停滞在那儿了，就那样停滞在那儿旋转在那儿，旋转着旋转着不停地旋转着，如同人一般费解地杵在那儿，在思考什么高深的问题。之后，竟至凭空跳起来，旋转着一头扎进还没有掘好的墓坑。

好半天没有人吱声。

呆呵站在那儿，常子宏只觉得，他业已被这股莫名其妙的旋风，骇出来一身冷汗。

同一时刻。就在众响工和几个唱手停息下来，准备歇缓歇缓的当口，村里的一个八旬老妪，正自直了老迈浑浊的眼睛，羡慕着沈玉兰的这口上好棺材。

沈玉兰的这口棺材，是由常子大提前准备下的。早在三年之前，常子大曾经在林业局做过几年副局长，因此上，他为他娘沈玉兰早早儿备下上好的棺木，自当不是什么难事。

在老人生前早早儿准备好棺木，并非是催促老人快死，不是这样的。恰恰相反，当地的乡俗，是以此法，避邪驱凶，希冀老人能够延年益寿。这口棺材，为上好的油松独幅板，即是由四块六寸厚的油松木板成就，侧口两端的堵头，则用八头的柏木。这般上好的棺材，一般是不必打红漆描彩绘的，只消上一道清漆即可，内中原由，就是彰显后人对亡灵的千般孝道，万般尊崇。

眼下，这八旬老妪手抚着棺木，庸庸噩噩的一双昏花老眼，仿佛是被这口棺木